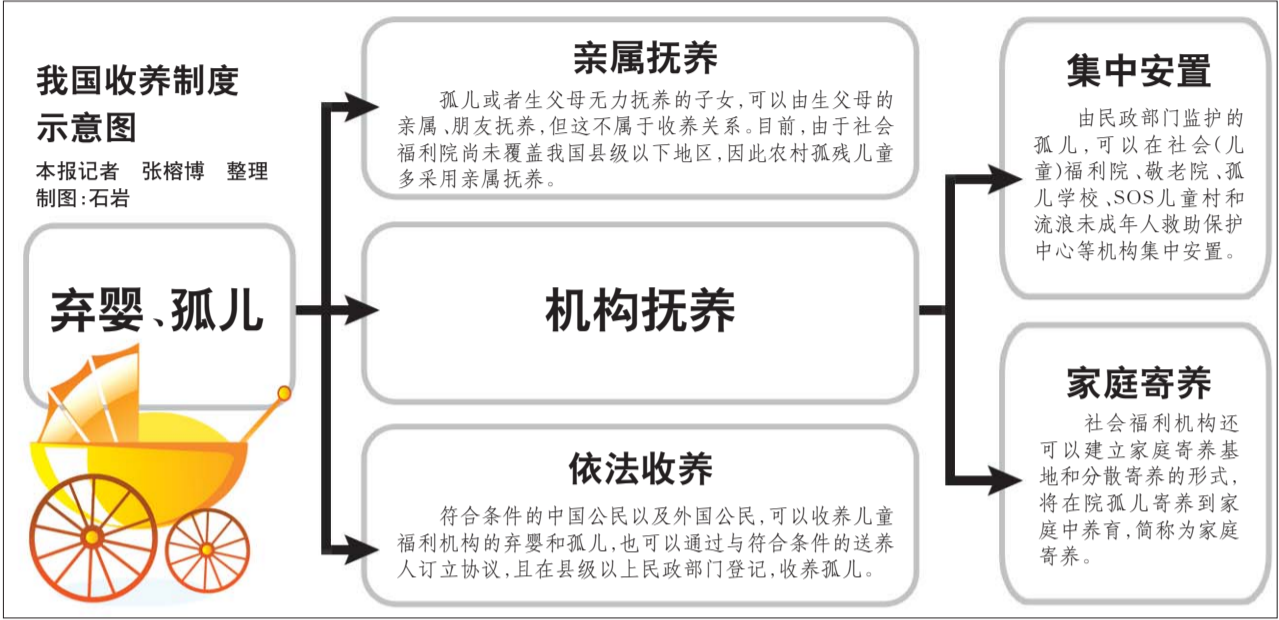


兰考私人收养所火灾再次暴露民间收养之困

谁来保障“黑户孤儿”的权利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河南7名孤儿在“爱心妈妈”家中意外身亡,留给整个社会救助体系的却是一系列的问号。
对弃婴和孤儿,国家应该尽到怎样的责任?他们如何才能被合适地对待,过上正常人的生活?



孤儿之死 无处安放的童年



我国至今没有 儿童福利条例

记者了解到,2010年,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《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》。首次明确了要拓展孤儿的安置渠道;按照有利于孤儿身心健康成长的原则,采取亲属抚养、机构养育、家庭寄养、依法收养等多种方式,妥善安置孤儿。

但对于寄养和亲属抚养,我国法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。在山东省政府2011年出台的《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》中,每个家庭寄养孤儿不得超过两名。重度残疾儿童不得安排家庭寄养。

民政部原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,虽然抚养形式有所放宽,但这仍然无法解决我国现存的选择性抚养的孤儿抚养“漏洞”。

在山东济南的唐王镇纸坊村里,济南市社会福利院先后让200多名孤残儿童通过寄养家庭重新找回家庭的温暖。但同样在济南,也曾出现过五六百个咨询电话咨询家庭寄养,发现孤儿多为残疾人后,只剩下7个家庭坚持的尴尬。

王振耀介绍说,在国外,孤儿抚养也一度由政府主导,但如今这个趋势正在向家庭收养转型。而更重要的是,国外的孤儿抚养没有户籍和机构限制,实施的是普惠式的抚养,即每个孤儿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家庭收养方式,仅有少数儿童在福利院生活。而且,孤儿抚养有专业的工作体系和法律保障,一些国家还专门成立国家儿童福利局,并为孤儿建立系统的福利保障设施,而我国,至今尚未建立一个儿童福利条例。

“在一个城市,如果出现五六百名没有父母,没有家庭的孩子,从小长大,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。我希望每个孤儿都首先能纳入到一个家庭当中,而不是首先纳入到一个规定中。”王振耀表示。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“许多孤儿 进不了福利院”

“我们社会人士的爱心是给予肯定的,不过收养孤儿最好是通过合法的手续办,这样也好确定法律关系。”

4日,对于河南“爱心妈妈”家中失火酿成的惨剧,山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李卉告诉记者,外面捡来的孩子,在我国是不能随便收养的。第一不符合我国收养法的规定;第二,一个家庭有多个孩子,也不符合户口登记的有关规定。

“我觉得,如果捡到孩子,最好是要报警,由公安部门处置,最后送到福利院,这是一个标准合法的程序。”李卉说。

然而,民政部原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坦言,这并不能解决所有孤儿得到妥善安置的现实问题。

王振耀告诉记者,由于一些残疾儿童的父母无法将孩子送到福利院,导致大量孤残儿童流落社会,由于领养孤儿也执行严格

的户籍登记制度,许多拿不出父母死亡证明的孩子无法得到领养。另外,我国社会福利机构无法达到县一级,也远远无法满足孤残儿童的“需求”。

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负责人张雯曾表示,目前已知的全国孤儿数量超过8万人,但如果把流浪孤儿计算在内,这个数字可能超过80万人。根据公开资料介绍,目前山东现有失去父母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1.5万多人,但这个数字并非完全统计。

“许多孤儿被抱走,或者被送到好心人那里抚养,但是要在法律上确认这种收养关系,难上加难。”王振耀说。

在已经抚养近百名孤儿的河南“爱心妈妈”家中发生惨剧后,我国现有的孤儿救助体系,现在面临无法解释大量现存于社会的民间孤儿抚养人士和抚养机构,更没法解决民间孤儿抚养面临的尴尬。

民间收养机构 处境尴尬

菏泽“爱心妈妈”赵贤芝:

不愿把孩子送到福利院

文/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

在菏泽有位和袁厉害一样收养弃婴的“爱心妈妈”赵贤芝,目前其身边收养着13个孩子。赵贤芝的事迹曝光后,同样有人赞扬、有人质疑。

4日下午,记者来到牡丹区吴店镇赵贤芝收养孩子的“爱心之家”。

只见院门口内侧堆放着玉米,院内摆放着用高粱秸扎的花圈骨架。屋内有5个孩子,3个坐在房间床上嬉戏,两个靠在床边吃着零食,孩子们的小手冻得有些发紫,鼻涕都流到了嘴巴上。

记者看到,房间内紧挨着放了4张床,房间窗户用塑料布堵上了,生着一个火炉,尽管如此,房间内的温度仍然很低,有孩子时不时咳嗽,明显被冻感冒了。

“她去医院看孩子去啦。”赵贤芝收养的孩子司美玲说,赵贤芝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孩子去了。司美玲是赵贤芝收养的第一个孩子,初二就开始帮助赵贤芝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,偶尔也教孩



赵贤芝收养的第一个孩子司美玲担负起照料孤儿的重任。

子们学习。

司美玲告诉记者,目前赵贤芝身边还有13个孩子,最小的才两岁多,而她是最大的一个,今年26岁了。“除了家里的这5个,有3个上学去了,有3个年龄大的在老院住。”司美玲说道。

对于民间救助孤儿,我国一直存有争议。

虽然可以化解政府矛盾,但现在民间力量独立进行孤儿的救助和抚养行动仍是不允许的。

在北京市顺义区,在国际慈善界闻名的太阳村村长张淑琴,4日也听到了河南“爱心妈妈”的惨剧,她感到无奈和痛心。太阳村这个18年来无偿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非政府的慈善组织,先后救助了2000多名“特殊”孤儿,但这18年中,太阳村和“爱心妈妈”一样也一直是一个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民间组织。

在此期间,太阳村虽然收获荣誉无数,但也被称为“定时炸弹”,甚至还被指责骗取低保资金。

“迄今为止,我国尚未在孤儿收养方面向社会敞开大门。主要是担心无法监管,还有就是责任。比如贩卖儿童,贩卖人体器官等。”曾在国家民政部任职的高玉荣告诉记者,国家在政策方面的考虑,她可以理解。

“可被丢弃在外的孤儿应该

有一个去处。许多爱心人士自己创办的民办孤儿院就这样出现了,在我国,这个数量不在少数,湖南一家民办孤儿院就抚养了几百名孤儿。”王振耀说。

但对于庞大的孤儿群体,以及为数不少的民间孤儿抚养机构来说,孤儿没有户口,孤儿院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,就意味着失去社会保障。

记者了解到,在我国,各地先后出台了为孤儿提供生活保障和医保救助的福利政策。山东省在2011年先后出台政策,使得孤儿可享受居民医保等保障,实行就近入学,各级政府还将为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。2013年1月1日,我省机构和散居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将分别由600元、1000元提高到720元、1200元。

但这些福利严格依据我国的户籍制度和民间组织的注册管理制度,这也意味着,一些被遗弃而没有户籍的“孤儿”,或被非注册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,都无法享受社会的各种福利。

年舍不得。”赵贤芝说。

“为养孩子啥生意都做过,后来开了丧葬用品店,还养着猪。”赵贤芝告诉记者,1986年她收养第一个孩子,3年后又收养了另一个孩子,从此有人就会把身体有残缺的孩子偷偷放到她家门口。

牡丹区吴店镇民政部门负责人姜建军介绍,前年他们便劝赵贤芝将孩子交到福利院,但遭到她拒绝,至今未做通她的工作。

对于拒绝民政部门免费接收孩子到福利院。赵贤芝称,她养猪种地能挣钱,自己的5个孩子也每月打钱给他。最主要的是,与孩子们的感情无法割舍。

无法将孩子们接到福利院,民政部门破例为赵贤芝收养的弃婴办了“孤儿款”。姜建军说,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,但为保证钱实实在在用到孩子身上,他们将每月发给每个孩子100元,剩余的500元等价换成生活必需品,定期发到孩子手中。